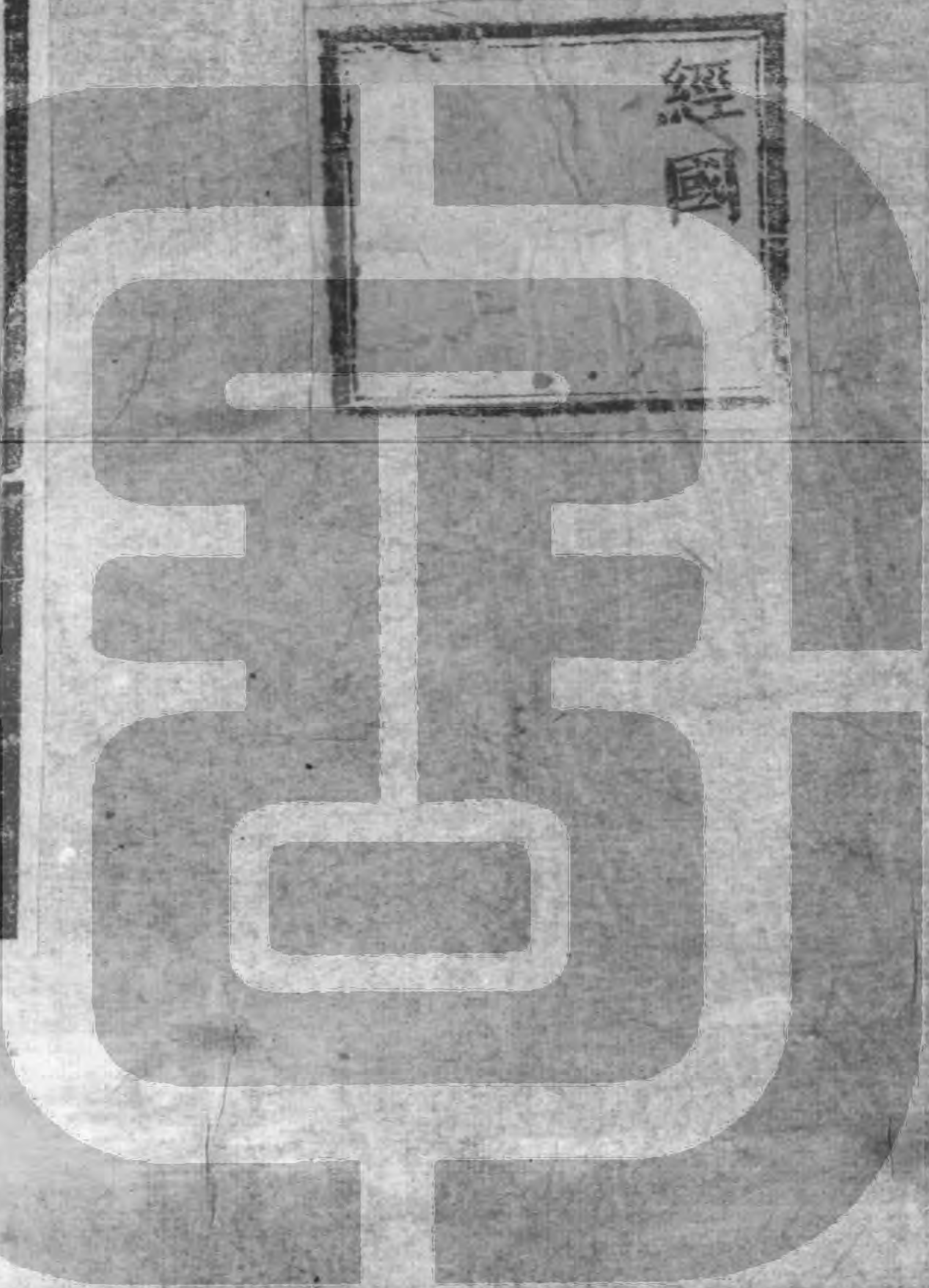


6244
:36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七十八
之七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八

經國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陰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芻狗，惟德其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虢，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釋。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隣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主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并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自強秦之親。悉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二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攻。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漳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壽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

患秦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圃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面。晉去梁千里。而猶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誠言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馮衍頓刃。楚趙必集。無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亡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趙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以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弗奉陽君。奉陽君弗說。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襄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

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
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
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
趙之攻燕也。義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踐浮淳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
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
人請以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說趙肅侯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
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

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燕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
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事
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其事。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寶。齊必致金。秦必
致封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賣爵。五帝之
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
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河濟無用。楚弱則
陽。且陽劫則上黨絕。河內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秦之所
熟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誦。韓魏無事。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據
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兩。騎萬匹。東
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
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
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
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
桐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
之地。以一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
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
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于骨
中矣。豈揜于衆人之言。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

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
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城。美人。國
破秦患而不與其交。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遠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
尊主席地。強兵之計。臣得陳焉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齊楚韓
魏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得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判白馬。而
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絕其後。齊出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魏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故使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殲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敢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詐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離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滎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必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臂。近者鏑拑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真山。棠谿墨陽。合罇鄧師。宛馬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此則斬堅甲鐵。暮章。扶拔。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名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黃臺。無彊。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輻輳殷。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衛人休王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惠不顧其禍。夫拔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集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或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屬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况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事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空。後有大慮。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

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救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殺以國從。曰。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十餘畧。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過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鼓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闔難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數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卒折。四境不守。戰而

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之下以趙王詔詔之。欲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吾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

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夫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楚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救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

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心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齊閔王時。蘇秦說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法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得苜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豎箚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怒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威。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七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逆於魏。

魏王身被甲抵劍。執趙靈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辟之衛矢而魏強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計。行此六者而求信則達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勝。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惡。後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奪。地可唐。欲可成。昔者齊之與魏。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魏也。然而天下獨歸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

戰而道氏無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控強也。且夫強大之袖帶以五人為意也。夫弱小之袂帶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成也。大國之討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強則事以乘強道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口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左勢不據而五伯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許而寡信。詰侯僅許則四鄰不為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本賣內不反。則橫禍朽腐而不用。華事權廢而不服矣。小國通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賣而見足矣。故曰。相仁者聖。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之。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襲郢而棲其身。後諸侯之君為其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乎。居而謀王。示天下而善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謀善博。通而結蔡。楚晉

也。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為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據有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真。微用兵而寄在義則亡。天下可竭足而頌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憎。而國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商人靡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善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也。何則。形同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賊之賣也。殘賣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國戰

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命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薦之。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窮釀。通都小縣置存。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誦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才戰折。鏗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火。甲兵之。是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斯。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并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檣。舉。擗。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上。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勸。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拔。城。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善。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

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曰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平。敗趙氏北。戰於中。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并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尚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天譎的。非殺罪於人也。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則是非後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盡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

五兵不動而諸侯從。鮮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專利制海內。不為厚攻。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

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見為守備。為死士。置桴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比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宗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觀善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袂。建九游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履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盡於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

於樽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擒於齊矣。衛將未竟。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內。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楚懷王時。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與齊。國西地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轅筮曰。何早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而楚孤。秦貪夫以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佯墮車。不語。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朱過借車之。乃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懷王曰。子何不受地。自其至某

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黔可設一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乘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後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耳敢求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韋姬。鄭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妻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魏。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又自己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
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矣。
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
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
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會。見卒
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合戰。秦人捐甲
徒揚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耳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
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救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耳陽。梁
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地兵指博關。臨

菑。即豈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之也。今以大
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遠。然而心含
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敎甲。周兵軍於澠池。頭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牛。間左右。今楚
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齎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
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
午。導軍成臯。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
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
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
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大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約而復合。

楚

楚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龍鳥。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太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太王之賢。所以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賈邳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鳥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絕二臂。顛越矣。膺擊邳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溶新繳。射喝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如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右夫四上十二。諸侯左營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郿。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溶新繳。涉郿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屢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鞬。方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

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越王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鼓給繕飾。倍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秦昭王時。客卿范雎說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右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

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鞏之道不通。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三十六年。穰侯為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瓠。曰。是玉。

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辱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
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專者。何也。為其割榮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
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音既。於王心邪。無乃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
請伏斧質。

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
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師強韓
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知耳。魏齊師弱韓魏
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

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
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
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
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
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
勿勿也。

漢元高帝為沛公時。至高陽傳舍。酈生食其入謁。因言六國從橫
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散
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
下。即不聽。之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

漢王黵困於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廣野君酈食
其曰曰臣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
者以民為心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迺引而東冬適卒分守成臯此
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
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
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
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廷從其策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
謀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
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
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
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
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漢王拜韓信為大將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
寡人計策信謝曰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
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拜拜
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
王嗜鳥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為

人恭謹。言語妯妯。人有病患。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忍不能乎。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噍。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也。酈

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誅紂。封其後宗。今秦無道。伐滅六國。

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曰。行佩之。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

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寧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反能制其死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衣商容閭。式

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韋。為軒。倒載干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預令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左諸言。其年變而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唯無復立者。國立土無復立者。唯者。發語之辭。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雖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唯當無強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四年。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羽歸呂后太公。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

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薛。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喜。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以心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韓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十一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回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信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歲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而地勢便利。

其以下兵於諸侯。辟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戰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羸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其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高后崩。諸呂謀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誅立代王。遂使人迎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志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驪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然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無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志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曰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東漢光武初起兵。主簿馮異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

鄧禹聞光武起兵。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驚。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閒語也。問私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注羣聚。更始既未有所往。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返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踞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更始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後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之。

光武北至薊。會王郎兵起。和成太守邳彤與帝會信都。帝以兵衆未合。議欲因信都兵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更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威物動民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曰。擊。擊集

鳥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而千里送公。其難散亡。逃可必也。帝善其言而心。

光武為蕭王時。請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請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聞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請。乃即位於鄴南。

光武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請將方務關東。患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頗得奉威命。爾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令歙使於囂。

蜀漢先主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應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

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諸葛亮留鎮荆州，龐統隨先主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

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下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蒯適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照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沔水不吉，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先主以龐統為軍師中郎將，統說先主曰：荆州荒涼，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上事。先主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

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一併之事。遂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以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信。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社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吳王室。中可以盤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操久之計。以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亡亦從行。

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伐魏。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憚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有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商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又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邲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

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悉喪趙雲。陽
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
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
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
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七年。吳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會議者。咸以為交之無
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上言曰。權有僭逆之

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歸我必
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湏并其上。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
昔孝文卑緡。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
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
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
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
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
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
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統。
魏明帝時。太尉華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天親承天受命。隆
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

廷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豈哉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多。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儵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茲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閱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敢不忘所戒。

吳孫權時。蜀先主往見之。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便。如瑜者。

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書責孫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周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知亂。沉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

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吳之羣臣步騭朱然等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撥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周瑜為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象賓罷。肅引肅還。

合榻對飲。曰。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真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顧。嘗毀之。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會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

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陸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慕時。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
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

嘉禾三年。太子登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辜
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聖宮省朝。親日
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
天。周晉類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坐為國嗣。
沒享榮祚。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適寇未討。萬國嗚
咽。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劉下流之思。備

昔老之術。篤養神光。加蓋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

上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官早建。學以暨民

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官

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稠拜捷。有

專對之林。刁玄優弘。悉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志節

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

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

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

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甚。願萌生。是

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且與將相

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臣恐。恐勤

於時。出身憂國。譽譽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

呂岱吾察關澤巖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休。可令保其便益。獨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一。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臣。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烏程侯寶鼎二年。徐陵亭侯華嚴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元虞。吳然。暴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天祚據危。

州之地。有太平之東。習攻戰之餘。術垂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咸息。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說天時。下運眾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希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贖。而先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膺亡。幽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此。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

吸。復有變故。皆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狂於往年。鈔盜
無日。今宵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任建立之役。先
備豫之計。免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而晚。有事
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
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
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惟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
警史之言。而受惑退舍。景公延年。夫德脩於身。而威異類。言發於口。
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耀。以威靈祗。似慙俯愧。
無所投匭。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雖介之於
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鑒。明
珠既觀。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賦。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
揚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太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
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
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
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
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
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
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
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計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
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士卒。實以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
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孟我據。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種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疲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郡兒米當待有事。况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不納。

建衡二年。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來者勝。塞方作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則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洽。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九

經國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同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自己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違事聖明之君。而枉悴羸劣。力又不能。嘗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教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

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
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
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
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囿。鳳凰未
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
天下。于時成卒妻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
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
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
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孫。莫可使上齊者。
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
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勸焉。且百
王垂制。聖賢吐言。秉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

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天下諸侯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適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
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眾之眾。受
禪於廢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
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
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
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
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王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
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
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
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荀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徒東

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非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積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強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圖。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鮮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水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歲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

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跡遠未信。而直敢應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矣。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任不肖所以亡者。

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故野。此俱為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飢。食肉於龍逢。忠而被害。比十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大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刁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

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宛市。取玉豹於晉鄉。迎蹇紳於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保。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繼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秦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而六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四書被文。繡以蓋世俗兒女之情。身而羽禁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王死而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必如水之歸下。豈之走

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寶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遠成帝妻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林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獄。急烹之。雲攀殿折檻。華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

由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息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慕然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與莽。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人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五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

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族。其會如林。天子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桀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堅。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闕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示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

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毋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夙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鑿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

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焉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度河未嘗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

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曰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討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亦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子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勸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志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

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典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武帝將滅吳。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因表留濬監益州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眾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

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眾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以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人荷數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僅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

晉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之。以一四海。今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
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
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後。皆畏逼
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
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
非復所固。還得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
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冠可必矣。帝深納之。
咸寧中。淮南相劉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仰所言悉

要事。冥小大數以聞。恒古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効。以為疑。臣受詔之
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先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
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摠棄於常
案。如有足採。真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咸屬。咸
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
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盛美。三五之君。殆
有慈德。何則。彼曰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
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累
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
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
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埋替。同於

編戶。不識所象更生之恩。而灾因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
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
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
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
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
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
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
之臣也。垂聽通耳。臣納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
朝。雖嘗抗疏陳辭。泥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
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
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陳。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
年。如昔警宴。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

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姦世。何則。漢
末陵遲。闇豎用事。小人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
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更
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八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
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以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
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因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
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
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
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過叔世。當此
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字因宜。
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

威斷日遷就肅。辟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秦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辨。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鑒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延祚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

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

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
位居休。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
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王廣三王。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集。
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
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
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
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
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
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
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
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

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
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
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
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
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
王知賢。括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
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
且樹國為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
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
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
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
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

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未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無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取其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鑿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

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塞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賞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

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耶。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

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無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楮。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說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

者當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執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未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侶。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毒。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絮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命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体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遠聞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由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稽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求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赦。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赦。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官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

者當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執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未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侶。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毒。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絮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命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体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遠聞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由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稽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求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赦。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赦。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官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

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
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
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賢及人
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微也。陛
下御令。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
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
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獨除不
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
列執事。丞相都摠。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煩。然
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
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
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

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
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
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夫較雖同。
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体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
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
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
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苟。此
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
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
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
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充
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

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頌善
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作盡
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
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
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
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
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準
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
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
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
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懲世教今舉小過
清議益積是以聖王深藏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

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纓塞耳
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
則言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
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
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耳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
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墜不虛
生必回時而發有因而設則望不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
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
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
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
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獲如歸視
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郡兵將無武事

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夫不習水手。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天恩。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誰不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更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官。未得傍越。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至。無為匪他。

却功作之勤。抑但益而損之利。如其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損。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未得止已。或用工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其妨害。在始作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菹為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無一緩急。權尋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焉。其餘皆務在靜。意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耳。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未幹此。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備節官署。凡諸釋役。務為恒傷。過秦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

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襲人心。餘烈臣幼弱而奉勅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時書。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綏。特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虜。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一才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義。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維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東晉元帝為琅琊王。在江南。并州刺史劉琨冀州刺史段匹磾上書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咸藩宅其傾。郊廟或替。則宗祫纂其祀。所以弘祚遐風。或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瑒。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俾於有虞。十一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桷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義。羣生懷東蘇之望。不啻天不悔桷。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通。臣每覽史籍。觀之前戰。危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

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咸藩宅其傾。郊廟或替。則宗祫纂其祀。所以弘祚遐風。或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瑒。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俾於有虞。十一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桷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義。羣生懷東蘇之望。不啻天不悔桷。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通。臣每覽史籍。觀之前戰。危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

心絕氣行。弭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辜。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應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杜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高識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舜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願

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顛為臣妾者。我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記者。非陛下而誰。是以迹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惟。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扶葉由抗矯之節。以杜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又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一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我陛下雖欲遠

恐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骨髓。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

元帝初作相。引熊遠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答之。且當有言。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君。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備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隋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備

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犬晉受命。未改於上。北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魏休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

元帝使人齎印板。進張駿為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舜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振寵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勅雄既死。人懷反正。

謂李龍李期之命。曷不崇朝。而皆纂結凶逆。嗚呼。自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再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資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添。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我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哀帝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未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走。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迹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振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薄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天存經略。先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既回。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一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負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斲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漢。命五尺之童。播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

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陸。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虜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之。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逐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及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網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

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鏹。其甘如薺。穆帝升平四年。慕容暉僭位。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慕容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披自貢。古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患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會情。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類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况大燕累聖。重光若臨。四

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隣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無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幾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常役之非道郡縣守宰盡於差調之際無不吝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開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咎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敷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滿無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節蔽

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溥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温猛之首可以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輳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餽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諱不納

宋少帝在位多愆失。范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予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為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義。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惜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為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

息。陳其狂警。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九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